

5

T 3134 / 5030.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9 1940

咸安縣志

藝文上
文



成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曰鉛槧雖小技哉窮世之力尙不足窺其要祗
以余核文斥丘採藻摘萃彬彬盛矣朕有可傳者有未
可傳者于可傳者見先民之型于未可傳者備一時之
蹟則皆可傳者也嗚乎文章千古事得失難言吉光片
羽正不必多益善也朕有關典故無失理體者概不

政遺

簿尉劉公去思碑

元楊威

聖人稱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班馬之史傳循吏不傳能吏善教者孔子意謂循吏也善政者能吏也能與循皆吏也一得愛稱一得畏稱循之與能優劣分矣成安簿尉劉公有惠愛有才幹此之謂循全德之人歟公姓劉氏名仁字寬夫順德府平鄉縣人氏克刑公勾當官中書省聞其有廉名勾授左三部勾當官至元四年

聖旨黜冗員而部符留公依擬勾當考滿授磁州成安縣簿尉蒞事三年任滿將赴選民戀戀不已投狀保舉留挽而不能得也僉曰吾縣不治久矣自公爲治屬官大和事不苟且民無橫役胥無貪暴前令孔公後令韓公公每議事溫言悅色是則喜從之而役少有差則方便折准至于差役之分數系銀之多寡貧富之高下花戶由帖並無冒濫雖權在縣令而公之贊成者多矣自到任至任滿所增新收交參避役者百餘戶亦助成令

之一端也部河倉稅他縣到倉至有半月不得納者惟公與倉官較是非分曲直以溫顏辭折使斗斛平收受速無欺誑無橫費到便納軍民省濟此才幹之一端也行軍馬團結營寨之者權豪勢要之家羊馬牛畜損失田禾齒啣桑棗公依國典施行所償者無怨言此不畏權豪之一端也自到任來晉盜逃秦雖有鼠竊隨跡隨獲此有權變之一端也部符催軍戶造納祥襖令委公監督他縣則就聚一處捶督嗔喝晝夜不得散公則不狀約與期限使各隨便造納他縣未半而公所管者工已畢矣此誠著于人之一端也聖旨以蝗旱貧民食不足以倉餘糧借給貧困公與倉吏約曰此皆聖主恩民公等共承上意成一段好事迺驗實貧困者甲乙其名監視斗斛分毫無私貧困得濟此恤貧愛民之一端也本縣軍戶王玉被賊盜殺傷牛一隻公跟隨蹤跡至屯營去處其營東隣廣平北隣肥鄉所盜者牛數極多他縣視營若海無敢窺伺者公直入其營賊賊俱獲衆欲

齊拏之公數之曰軍非民不食民非牛不耕今國禁私
家有牛者不得宰殺牛者重罪之汝百戶一軍縱汝軍
盜民牛而又殺之使民不得耕無以供軍食汝罪當與
盜牛者同酋聞之大恐懼乃使左右獲賊出營致之于
法此能于尉職之一端也噫嘻惠而信以愛民威而勇
以捕盜可謂才力兩全恩威並行及其任滿而行也不
期而會送者闔縣境千有餘至于截鐙留鞭涕泣不忍
別公自安撫司勾當官名聞于省舉爲省勾當官考滿

不欣安簿尉公事上以忠任公以勤蒞事以敏折獄
于馭胥以嚴愛民以惠待令以和周旋奉上勤勤敏敏
罔墜國典加之以手不釋卷非公之才之惠安能使民
留挽去思之若是哉成安軍民紀公投下等實政遂琢
石而紀之題其額曰去思

邑侯許公墮淚碑

明汝陽趙遇

許公諱汝進字升之河南歸德睢州人正德辛酉魁禮
經辛未以親老祿養就除鉅鹿令是時流賊弄兵郡邑

騷動公多方保障民賴以安賑使侍郎王公巡撫都御使三公並加獎賞謂其愛民不擾類漢循良吏直指王公謂公有剽劇才遂疏改成安鍾鹿戢琴轅不及有從之寄闔闔間者既下車兵火方熄水旱相仍十室九空饑殍在道公加意撫綏書天理陰陽四字于座右體而行之其自奉也衣敝而後更求食則粗糲不厭其饑也供給行厨事從減省出門趨從不過數人其與之者先化導絃歌講藝舉授禮經如張潤身等宿以

者寔多其救荒也開廩賑之煮粥贍之全活無筭流徙皆歸如張憲等相繼復業者幾及百家其息訟也兩造具陳剖決無滯匪直面從且有革心向化之效其弭盜也有犯必獲有獲必罪群盜聞聲遠避民間有外戶不閉之風其勸農也躬巡阡陌游惰者禁荒蕪者罰勤苦者褒獎其善開墾者徐責其科其編審也賦則有章程吏書無假借凡可裨民悉從其便自是隣封疑獄多願質成旁邑差徭藉憑簡閱太行之左漳水之陽環千餘

里內百姓呼曰神君長吏取爲型範當路方擬大用公
爲海內造福乃直指錢公忘未郊迎遂註下考大計時
遽望吏議公從容哂曰昔孔子不得衛卿則曰有命孟
子不遇魯侯則曰天也吾受人之中傷非天命耶于人
乎何尤遂作自笑歌浩賦而去一時士夫及民間老幼
遮道號呼公亦下馬各相視流涕久之方行皆曰許公
得鉅鹿民心去後碑之吾儕沐公濺澤寧愁賦乎昔
陽人爲羊祜碑峴山名曰墮淚我公仁政何遽羊公

挽留不得盍亦彷彿襄人之爲乎因乞余言紀其實政
鐫石儀門之左題其額曰墮淚碑君子之至于斯者得
觀覽焉庶知襄陽之風于斥丘且見也故記之

成安政事記

安仁桂萼

成安在燕趙西南接齊衛魯魏之郊無山河阻民植槐
柳椿榆桑栢楊楮以爲村落其地僻故其民質遠舟楫
故其民重遷狀商販四方至又承平久漸侈遂以富庶
稱實無蓄易乏絕不能十數歲卽貧富懸絕舊十二社

八屯社卽周司徒所謂各以其土所宜木名社與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遷朔方關右民屯田焉當日遷民多于郭西亦名屯狀無其實數流竄民因爲奸雖明習吏莫得其要領官家方以增戶口課有司致虛設九社民用罔上俗始澆薄弘治正德間號稱難治蓋社民狃此土故占地廣賦役倍輸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給用不常延復于是詭社爲避差窟地氣綿民騎射不逮燕冀狀圖畫往往作走鷹馬挾弓矢之戲豈自武靈王作

備逐傳世不可變與世氏稱其俗世也

尙見之而有司上下布網密亦不得大嘯聚則或彼或怒罵夜舉火以舒其不逞夫水不平則澎湃跽號民不平則拊膺長嘯故有司之道司民平焉爾已先王之世地訟正以圖民訟正以比則豈有屯社戶役之不平者閭族有六德之教而糾之以八刑則豈有跽號以逞者况先之以戒令糾禁重之以嘉石明刑又處之以圍土其施刑于民也緩以詳故民之犯也不易今有司知此

乎嗚呼尚何惟其俗之不醇也故嘗推之民悖逆自不
孝弟始朕人之養子弟孰不欲其孝且弟者其究也與
其父兄同之何也古小學之教不明雖鄉老長賈賈焉
不知有稽古禮文之事故民習不善自始生已朕嘉靖
改元夏四月余至茲土乃均里甲去其虛社屯爲二十
社屯以覈實地土責之二令塗山李君璠而清其馬政
去歲所貢馬二十一有奇作厩馬所屬其事于主簿關
西鎮君銘汰驛遞之夫役供億盡去逃絕者之口算焉

其事于主簿邠州席君諫逃而歸者四百餘戶千數百
丁口而厯厯供役事又不能百數故民勞不休民用不
足居朕如舊嗚呼爲成安者其難矣哉冬十月辟小學
基于存義倉右衡十步從二十四步有奇爲四堂曰習
禮曰句讀曰書算曰聽樂前爲門令鄉老長坐之如古
坐里塾者法立陰陽學爲五堂曰欽若曰授時曰救正
曰獻神曰卜筮一室曰凌陰又四局曰天文曰地理曰
挈壺曰改火將以藏周司徒宗伯之儀節以曉其陋立

醫學爲五堂曰醫師曰食醫曰疾醫曰瘍醫曰獸醫室
一以藏運氣圖又四局曰修事曰丸散曰吹咀曰針灸
以教民供養老疾又作嘉量志之曰乃若上量天時下
量地利中量人數以制民食則爲老疾有養黎民不饑
不寒之量以祿百工則爲餼廩稱事之量以制國費則
爲均節財用之量惟量入爲出不量出以爲入此量之
義也以示民儉以幕君合州淳忠厚督工事傳曰圖難
于易爲大于細益申孝弟之義重之以稽古禮文之事
凡以養吾民于未有識之初者余之心也朕余何人哉
聊述其風俗之蠱弊與其政治之所宜至于作室制器
之鄙意亦粗志之將以俟後之君子

邑侯杜公去思碑

邑人張潤身

成安當趙魏之衝風勁俗淳其人多質直尙義苟非深
得其心而但塗其耳目能使愛而信之以至悠久而思
慕不忘難矣桂公以嘉靖改元夏來牧茲土越明年擢
南京刑部主政續行之日鄉民老幼莫不奔走悲號如

失慈毋留其烏肖其像未已也復請余文而刻之氓以
志厥思公何以得此于成之民如是其速哉蓋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好是懿德懷于有仁誠有不
知其狀而狀者以今而追論公之人品超卓學術精醇
其爲政務從寬簡而不規規于法律其爲教必以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爲先故治不期年而庶務咸修百姓安
堵六曹惟坐哺烏隣邑質成者無慮數百里一剖成服
尚道諸公數以古學古行有守有爲考上上彭蠡衣八

境邇而謂之曰美哉子之政也據含淚之言見召杜之
恩情據逼民之論見晉陽之保障據流民復業千數百
口要行分處使有固志見周人勞來還定安集之古意
天下有司皆若此彼持利斧斬長橋以慰斯民之望者
當且束之高閣上矣噫公之賢能如此宜吾民之日觸
時艱心釋德澤而不能已于思也如造冊之役抗輿馬
折乾之索今也狀乎孰不思昔之樽節其財也策禦犬
盜罷民壯上府之操今也狀乎孰不思昔之愛養其力

也荒而賑之疫而療之今也狀乎孰不思昔之周恤其
生也賦役偏重思其均之者豪強肆志思其鋤之者馬
數復增催科復擾刁風復作思其汰之息之者繫獄經
旬則思囹圄之空虛怨女曠夫則思室家之完聚多門
出政思不若獨斷之爲公脫穎驕人思不若斂華之可
尙數者皆民之所弗能忘也或曰以公之賢良而子所
稱者數事將數事之外尙有未善者乎余曰不狀高厚
不可繪而細微易以描淇澗不可探而沼泚易以測公
之善固未可盡言也余特就民口裡所同載者書之耳
其詳在諭俗編社學圖政事記諸書者可考也公名萼
字子實登進士第別號見山安仁世家也先爲丹徒武
康令今其三仕云

邑侯章公生祠記

涇南王朝相

章侯九華治成安懋著循良民憚以予當道者嘉之旌
章叠叠越兩載僉曰九華子賢最資深矣交章荐之天
子天子曰是宜作朕股肱耳目者也侯得檄戒期以行

行之日士張祖民卧轍呼曰我侯舍我而去其將焉依
庇哉泣下途之人亦爲歔歔既去越月邑賢士大
夫長老童子洎諸賸隸無慮數百人詣余請曰我侯九
華懷柔我土厥澤維殷今往矣我輩少日以壯壯日以
老後我輩而生者或不知有侯亦不知有侯之澤也僉
議肖像作祠以彰遺愛惟子記諸石用垂不朽庶我侯
之澤久而弗泯而沃其澤者亦獲以永厥思也余曰吾
固知汝侯賢禱雨而天應可以擬桑林拜火而反風可
以軼漢雋其所以動諸君不諼之情者更有說乎曰我
侯有水槩之操有骨鯁之節有卓犖之才循循以程士
能規規以釐吏蠹諄諄以察民瘼役均而勞者息征寬
而供者省訟獄用平剽寇用清逋逃用復遺愛若茲其
何以諼之余曰受牧而求芻食祿而勤事率若職也矧
課奏有殿最之分國家懸慶讓之典維昭維公其焉庸
茲日子之于親也其德厚故其愛深其愛深故其思水
我侯寧我室家靖我田里撫我長少奚以別于親吾惟

知德以思昭思以祠寄祠以義起焉爾庸知其他余聞
而感感而嘆曰是可占九華矣是可以占九華之澤入
人深矣蓋南國之棠封召伯之仁斯見峴山之碑泣叔
子之德斯昭卽九華所以繫民思者觀之今昔豈易致
哉詩有言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九華所謂其人非耶考
之有宋寇萊公亦常治斯邑而澤被于邑之人其竟也
躋相位樹奇績景德祥符間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要亦
自其施諸郡邑者而擴大之也九華華國之文章小試

于救民之政事今正晉位據恒山

所建明當不居萊公下而出處之正學術之醇又遊
之太史氏將不能不特書屢書以詔天下與來世也
奚屑于斯祠狀或嗣吏于斯者得所覽觀而興起焉
與遺愛之無涯也獨寄民之思矣乎侯名允賢字汝澗
稱九華者號也青陽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前尹貴溪
泣盡土云

邑侯王公去思碑

太平朱子光

蓋聞令以親民爲職能親民者民亦親之以德樹風化
行俗美若影之隨表響之應聲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
母非謂此乎若九難王公近之矣公名鈞浙江黃岩人
以制科出宰百里歷宜興將樂二縣俱有善政在人耳
日迨起復補成安甫下車卽勤民間俗政尙寬和嘗曰
養民在豐財豐財在節用故其馭民也一操之以節愛
朕民便於指畫亦無不輸誠以應者時里役在官糶
支應爲名箕歛下戶公洞其弊盡裁之斯民自此

名之徵矣縣非通衢而使者每務取捷往來亦多絡繹
公曰邯鄲置有郵傳成安已輸金協濟而取捷者猶舍
彼趨此民力何以兩支遂申明監司阻絕其路小民廼
有息肩之期矣觀學舍之傾圮也大加營繕俾師生之
藏修游息得有所資洪鐘久廢也建樓懸虞而聲教四
達士民悉愉快焉潘氏節婦也則旌表其里陶盤孝子
也則躬造其廬民之相視以勸者彬彬乎仁讓之俗矣
越明年遷督都工曹郎啓行之日里巷扶老携幼攀轅

卧轍而送者不遠數十里皆曰侯去矣吾將何依于是
爭肩其輿且肩且泣公亦泣數行下真若赤子之依慈
母各不忍相離也時余亦郊餞公目睹其事嘆曰必如
是而後可以爲民父母也彼世之當官者類以察爲明
多事矯矯之政以塗民耳目民亦未嘗不共命惟謹及
去之日顧若罔聞有如今之戀戀弗舍者乎可見民心
至愚而神君子豈第則父母之非誣也旣別之明年李
鴻臚梅鸞吳太學杓樊茂才景龍耆民張楫等懷公明
德不能忘不遠千餘里祈余言用志去思余以疇昔其
事悉公治蹟且頌揚微猷又表所樂輸也乃述其行事
使歸而碑焉庶後之議從祀者得有所考乎

重修廟學記

靈寶賀賁

成安儒學自創建以及修葺各有碑記貴養士重勞民
也朕規制簡陋成化丙辰郡守秦公民悅縣令張公雲
韓君溫拓而新之巍狀稱壯麗矣國子監丞林公大猷
營紀其事嗣是而補塞者彘彘焉弗論也戊辰冬予自

留臺徙守茲郡時崑源王君以甲榜進士爲邑令首崇
教學政理維新邑人懽狀愛戴越明年夏潦水大作郡
中咸苦墊溺而邑學壞甚講無所君愀狀以修葺爲
任遂捐俸金若干兩米麥若干石以倡僚衆主簿學官
及鄉士夫義民各輸有差總四百餘金財用旣裕乃鳩
工募役督修則主簿王瑤而會計出納一錢無爽則封
君祭也自文廟兩廡櫺星等門以及明倫堂齋廊號舍
皆曠陋以弘易朽以堅葺歆以正飭以丹采煥狀奪目

計三月而告成俎豆崇嚴絃誦聿起且財出于勸輸
而不傷役取于招募勞而不怨于是王君齋狀請余記
余謂興學育材守令責也邑有賢令守可藉以寡過余
固于王君愛莫助之狀不能無言爲多士勗以廣作新
之意夫邑趙地也古所謂慷慨悲歌節義激烈者今非
其俗耶國家教養二百餘年乃茲邑以文獻稱英賢輩
出科第相望宦遊者皆赫赫有聲故抗疏犯顏者忠也
立身揚名者孝也秉憲觀風者節也宣猷禦侮者義也

是皆風土之所產而教養之所成其勲業位望將有名
當世而軼古先者在多士亦可以觀感而興矣否則文
藝以陋其習溫飽以卑其志豈作新者所望于一三子
哉噫闕宮修而泮水頌言游宰而武城歌文翁守而蜀
郡興古靈令而仙居化吾固知多士之必有成也謂非
王君有大造于茲邑可乎異日觀士風以徵宦績則叨
守茲郡者亦可借以寡過否耶因列之序會以為多士
勛王君名琢玉字文珍崑源其別號也山東莘縣人登
羅萬化榜進士政績循良未易指數修學其大端三云蔡
封君名紹先薦明經任長葛令以子可教可賢貴封戶
部郎中倡義勸勞邑之陳太丘也宜併識之餘悉載于
碑陰

邑侯李公文田記

邑人蔡可教

國初干戈甫定以成安土著人稀徙山右實之編戶三
十里社二十有二屯八社民即土著者占地居多屯民
卽新徙者田少徃徃求佃社地而倍輸其租當是時社

民享無稅之田屯民供無田之稅雖煩官府猷朴而逋負常不能完馴至弘治正德間流弊滋甚嘉靖壬午歲江右桂文襄公粵爲邑令念在養民政惟覈實因選擇能事者分坵踏丈以小畝折算之得地五千五百六十二頃有奇遂以三十社屯併爲二十里計畝徵糧民不稱累至萬厯九年主計大臣議括天下田檄至會邑令舒城栢公先以止丈田白諸監司不得請而舉事乃後他邑且限期又迫甚遂恪遵部議令有田者家自占以

報狀頑民作弊欺隱多端以迄事後比前地寔少二百四十餘頃當其時卽圖復丈適公以遷官去廼稱源李公以歛令服闋來泣吾邑時鄉民王輔陳魁賈現李在道等相繼赴愬且稱九年丈少之地糧無著落若以加派闔邑則作奸者地浮于糧守法者糧浮于地害無已時唯是仍考嘉靖二年故籍清丈嚴查庶糧得均平民免偏苦公聞言太息曰嘻此吾職也于是述民之情達于郡守監司諸公咸趨之于時經土畫野則公正董其

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筭人殫其思
驗珍跡忤則坵長覈其數以坵爲綱綱舉而坵無漏畝
以畝爲目目析而畝無溢坵總會田數迺與嘉靖二年
桂公所丈大畧相符而萬厯九年之隱匿者今則無所
容其奸矣是役也經始于甲申之冬告成于乙酉之春
農隙用民不過數月而除積習之蠹貽永久之利實與
文襄作用後先一轍則所以慰士民之望而繫百世之
思者將不在此也乎哉先是役竣公以邑令循吏受徵

書行矣而攝令事邯鄲主簿張君四科成安簿竇君璣
蓮幕張君瀛暨承事諸人喬有年潘澄張世光等謀勒
始末昭示來者請記于余余按禹貢九州攸同庶土交
正朕後則壤成賦而底慎其經入則田賦者詎非官家
之命脉生民之脂膏而仁人君子重爲軫念而不敢少
忽者乎世有文吏墨卿多自侈其才好從事于鉛槧績
藻長歌短述佚遊詼譁以 竒標異而民情穡事米鹽
委瑣諸務類卑厭之不屑爲卽如漢史所載枚乘東方

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流雖身依日月口出風雲而
光寵飄浮何益殿最惟龔遂黃霸卓茂魯恭諸君子業
官崇本不忽小人之依務近褻微功殊龐厚譚之有足
述而思之可以與此兩者失得高下豈必智者而後辨
哉公以大方闕閱淹貫典墳其博雅多聞何後枚朔諸
子借令疇昔射策金馬時卽蒙主上一顧留直承明之
殿榮則榮矣求如今日盡心田疇經界匹休卓魯龔黃
邑人戴之如畏壘民尸祝與桑楚故事可得耶且

前代師採之限用李翱之手賦元稹之均田論

言次第狀卒亦未見之施行公于茲役獲親身行之
奏俄頃若此視師李諸人又何如耶余及此則又追
筆仕時恨不得選爲縣令可以爲所欲爲希蹤往哲
今獲觀公之大造于我桑梓者欣欣狀似有艷羨于中
而不能自己故因諸君及鄉人之請稱附野史氏之筆
而記之以俟它日傳循長者可攷而知也公名瑄字邦
和丁丑進士江西豐城人

重修說法臺記

邑人李齊芳

佛教自漢入中國猶皆西域人自相授受而以中國人
嗣其教者則自慧可始但世謂達摩爲初祖謂可爲二
祖實中國初祖也吾成邑西南距城三里許舊有臺趾
父老相傳曰慧可說法臺與國朝一統志所謂達摩慧
可說法于此者不無大同小異考諸諸錄所記但謂慧
可既受達摩衣偈乃遊鄴之成安說法于匡教寺茲臺
所出築也于是有辯和興謗債債汴流之說事在隋開

皇十二年時達摩終于禹門已久當以父老所傳爲信
歷唐末金元垂八百餘年于茲矣漳水泛溢日就頽圯
嘉靖己未邑侯麻成劉公凍進幕常君天才過而嘆曰
斯古蹟也可坐視廢哉乃相與謀築時憲副陳公見吾
稱博物且明堪輿理適以巡歷之暇詢求往蹟劉公以
是告焉卽往觀曰火星喜居離位崇是則邑之才其有
興乎于是邑士大夫序班李棲鸞監生蔡紹先唐珍庠
生樊景龍鄭輔力倡修崇而沙門明頂真東真竟真崇

真梅者又皆以其說鼓之鄉民喬學詩劉閣孫績宋王
徐映宋大臣張模輩踰躍輸地施財有差遠邇聞風趨
役者無慮數千人不旬月崇臺高若干尺廣若干丈前
爲門三楹後爲殿三楹殆浸浸乎告成矣值庚申歲饑
役爲暫輟越明年辛酉邑庠士領鄉荐者四又明年壬
戌貢士登甲第者三蓋自開科以來未有若此其盛也
始信陳公之說爲不誣云古鄆劉公希尹適以是歲徵
吾邑謂政先人才而臺之廢興則才之盛衰也乃

王君邦彥李君榮顯蓮幕能君龍時請其地勞來之
僉益鼓舞趨事爲閣于臺上高若干尺重簷峻宇金碧
交輝魏狀邑南一備觀矣翼以廊比以方丈繚以週垣
癸亥歲秋九月落成屬余爲記余曰昔人云佛與吾儒
道同而教異好之篤者欲行于世疾之深者欲絕于世
二者皆非矣是役也有司士大夫沙門愚夫愚婦其之
或經營期度或殫力施財皆以崇斯臺也而所以用意
不同志在存古典才者有司士大夫也欲以崇奉神明

一而獲福者沙門也愚夫愚婦也但佛之說入愚民最深
而吾道則皆日用而不知者設告之曰吾欲存古也興
才也將以勞汝且將勸貸汝其孰與從惟因其所樂爲
之令集吾不可遽成之功殆亦勞民動衆之微權而不
絕佛于世之義哉

邑侯王公學田記

邑人安謙

邑侯王公崑源蒞任之二一年爲辛未政既大通廼新學
宮事在洪濱賀公記中又以諸士子常負而糜食者有

限故言由多不如禮而榮或廢于不足非圖其

滿田恤之則難繼于是始營學田縣有沙不毛

水溢爲美田得五頃五十三畝有奇民有告

以侵種荒地法宜入官者九十畝有奇以其

而薄其出請于上皆嘉嘆報可以爲我侯

留心教化若此越明年壬申侯告滿考上上將有

之慶而教諭張君鉞訓導關君運暨諸生張益李

張四維吳養節輩乃造余問記蓋恐侯美之弗傳也

嚴侯以不費之惠創未有之規垂永遠之利所以加惠
太士勸興禮樂非眇小矣余能說哉無已其爲諸士子
資一言乎夫民者待上者也故富而後教禮義乃興士
其秀也窮則樂性困必亨通不觀之孔門乎子路之傷
貧也夫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歛首足形
志齊而無桴稱其財斯謂之禮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斯謂之好學夫射必志鶴學必希聖諸士子誠志貧
而力學改道以聖賢爲師以六經爲地以五常爲種

而耕之以讓耘之以勇舉之以文斂之以實則吾心之
田治而嘉會之禮富有之業在其中矣奚願于是田也
哉是故營田以待士者侯之德也不待田而興者士之
節而侯之意也食侯之德田猶不足得侯之意田乃無
疆也夫侯名琢玉字文珍山東東昌莘縣人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蔡可賢

城隍之有祠也自六朝始也朕未通祠也祠之通行于
天下郡縣也自宋始也朕往往加以公侯伯封爵非禮

也革其封而直以本郡縣稱也自我太祖始也朕祀社稷以神配之厲祭以神主之蓋視前代加隆也我成安之有祠也自彭侯子閏始也其後成化癸卯修之者何侯讓也嘉靖壬辰重修者董侯文奎也今又四十有七年而當萬厯戊寅祠圯壞極矣乃啟者修缺者補一飭而新之者館陶倪侯湯也夫由我朝以來歷二百餘禩也而僅以再修修之未有若此其明且脩者也而可無文以傳遠哉是役也侯輟俸借之簿劉君尉胡君相之

文學先生張宋屈三君子以及鄉之縉紳大夫士咸共贊成之以故執藝者歡趨好事者樂助孟春僦功孟秋竣事不逾數月而殿宇尊嚴門闥爽闊丹雘聖黜之飾照映遠近此一可書也僉又謂侯廉明勤慎役平訟簡吏肅民懷時和歲豐于是舉也罔不鼓舞此又大可書也故余得爲之記曰城隍果有神乎曰凡有形則有神易以形上言老以無形言莊以形形言皆神也矧高墉深池又形之巨者安可謂無神以尸之也曰若是則土

神也既社矣又胡以別祠也曰民之生也或養之亦或
徭之社養民者也城隍其衛之者乎平居晏安日用不
知少有不虞闔境億萬人莫不恃以爲命祭法所謂禦
災捍患者是已此歷代所以相沿而于今所以爲烈也
雖狀祠之修侯率吾民以奉神者謹矣神則何以貺吾
民也今令始視事例當先謁神而與之誓其祠故云希
神默助以安黎庶狀而典我未明也余其與更約若曰
令奉天子命長一邑邑寒者饑者寃不白者令之責也
旱乾水溢民不能以生非令所得爲是神實司之神祠
廢而不時葺令之過也祠葺矣而災沴不消福澤不臻
神毋亦與有責爾乎敢以告神併爲記之

改建學宮記

會稽陶望齡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密疏
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迄隆慶繕除之役間舉未脩仍訛
因陋未嘗曠狀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墍泯滅椽題覆
接敗垣半立帷幕筵几壘洗登豆之屬弊壞通十咸弗

中度廩延劉君令茲邑修謁庭廡下循覽歎息思剗革
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士生徒暨鄉先
生僉曰幸甚雖狀公財殫無以贍事明府仁恕縱舍金
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請分植且貴于是
蔡叅知可賢任東廡蔡明府可行任啓聖祠國子生吳
君維寧進士吳君維東任鄉賢祠餘乃屬令令捐金穀
鳩工力以先之賙士響應萬厯三十年春二月告役于
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

尊親掛報之義而名宦鄉賢二祠列于門屏猥聚尤甚
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訓導宅于是改祠啓聖遷名宦
鄉賢祠于戟門左右序而以故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
成灌獻以序故東西廡各十四楹楹損其三而茂書藏
器更衣點齋之所成脩焉滌器新觀什器完好諸生安
從再又以私財市銅鑄壘豆簠簋爲屬四百十有六于
是衿佩之士瞻厥廟貌樂其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
予惟成安古昔晉乾侯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于齊

齊晉者諸侯之長聖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惟當時
車轍所適衛齊鄭宋陳蔡荆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適魯
未嘗一至蓋臨河而返泮泮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
靡上權譎師武臣未可告語耶朕仲尼既沒子夏居西
河其人尊事之疑于夫子而子貢之徒沒于木田子方
嘗以其道爲諸侯師流風籍甚道術光顯未有盜于茲
者則嚴師重道彬彬願化之美且莫二三晉若朕後知聖
人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侯晉邑魯寓公始焉意其時

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于耳目宜必有聞而
興起尤異于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若若
斯之近徒以霸國餘俗習尙譌謬聞嘗竊聞餘風而無
以一辱其車轍雖或得之于沒世而失之于當身土壤
之所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宜亦有幸不幸焉明興而成
安列于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成韶之教朝布
又施蓋孔子之道大明于昭代而成安與于首善士生
于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前令桂文襄公以言禮

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正封號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
師之制采洗前陋歸于至當文襄宜有助焉狀區區一
州之夜願有未進而以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
施于四方也于百世近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
崇殺之義功于學官成安之多賢令也信矣哉劉君
師永脉字衍傳河南延津縣人教諭黃君河濤訓導秦
君琛易君象皆協謀相力宜並書于石

重修鄉賢祠題名記

邑人袁 魁

成安在畿輔之南寔乾侯故墟迄今殆幾千百年矣
稽從祀學宮諸賢僅十五人焉噫難哉祠舊在儒學儀
門外非制也邑侯廩延劉公乃謀之吳太學維寧進士
維東移置戟門之右恢廓宏麗近聖君儼狀咫尺矣復
采石以鐫名焉顧不備與余于是而窺風之義矣善居
者按圖式善御者循故轍以古法自宜遵也而賢之風
世也殆猶是乎賢故不同自文學舊跡待君致顯樹名
世不朽之業斯其最著者也若以俊傑自負動遵古者

輒挺拔儔伍者夫之間有常布木樸能植一節一義遠
邇頌慕者又次之是皆得與祀典者也豈無義耶蓋鄉
賢關一邑之文獻而藉以模範于後生修美報核故實
也它日諸士子目擊而指轉相評確某也賢而古某也
賢而今某也顯某也微九原如可作也吾誰與從編氓
顧而咨嘆曰大夫不皆文士也何獨賢我猶未免爲鄉
人也得無恥乎後裔仰而徘徊曰茲吾先人所以取重
鄉評也吾不能嗣修令德得無貽先人辱乎自是後裔

有賢者出不特表見里中褒狀樹績于朝寧或異邦必
推所自曰茲某鄉某賢裔乎慕德向風風且遠也又安
可以一鄉限耶或曰祠國制也由來久矣前此不風之
乎人情久則玩玩則弛弛則風斯頹矣茲一新之正以
新人耳目也耳目新心志胥從而新道化融洽隆俗
美不益大我文獻之鄉耶記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信夫斯風義也知風之自匪侯之烈乎又匪觀
風君子所宜采擇而不遺者乎遂勒諸石而爲之記

重立知縣題名記

延津劉永脉

余自束髮受書卽知嚮往古循良吏每聞縣令行一惠
政輒擊節稱羨行一苛政卽振腕增嗟蓋民之一利一
害一休一戚關於令最嚴而令之一顰一笑一言一動
繫于民甚易故民尊令爲父母令視民若赤子顧名思
義其夙夜兢兢不知當何如策勵此詎可嘗試漫爲傳
合其官而秦越其民哉成令之有題名蓋自嘉靖乙未
前令謝公始迄今寥寥六七十年其姓氏里第顯晦升

沉未盡臚列且字畫剝落難垂不朽及今不一搜羅登
載將益至湮沒不可考何以昭淑慝而示勸懲也政服
因進諸父老子弟廣詢博訪曰前此成令之爲鸞爲鳳
與如鷹如鷗者幾茹檠飲水與封殖營私者幾執玉捧
盈與蕩節踰閑者幾夙興夜寐與棲遲偃仰者幾釐弊
剔蠹修廢舉墜與踵常襲故玩日愒歲者幾于是邑人
色動或爲之首疾或頌不容口或無毀亦無譽或妻其
涕數行下因而請入祠春秋俎豆者余廼喟然嘆曰名

何容易哉夫民斯民邑斯邑寄斯寄政效之淺深得失
 于人心者乃至大較若斯是可見澤長而名長仰瞻而
 愛敬生此不朽之名仁則榮也澤短而名亦長仰瞻而
 愛敬不生此不朽之名不仁則不榮也華袞斧鉞豈不
 霄壤懸哉朕而芳規覆轍頌人所自趨何如耳仲尼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余于斯重有感焉由是翻朕而企凜
 朕而惧于凡典利除害同休共戚重舉笑而慎言動以
 求克勝父母之汪者何可不為之深思也遂援筆勒之
 貞珉以垂民牧永鑒

教職題名記

南和黃河濤

咸安學博諸姓名舊載邑志中題名石未有也頃明府
 劉公雅志興學維新費序若名宦鄉賢暨科甲歲貢咸
 有題名稱盛舉矣爰考學博之名亦題于石適濬來掌
 教事屬為記之意益深遠哉竊以記者名也循名將以
 考實也實浮于名則為名之光名浮于實則為名之玷
 是固可以勸可以懲者也明興二百餘年濬官成庠者

不知凡幾豈無過德明倫克教行古者豈無春風化雨
不振文教者求其雅重士林允孚輿論如胡如古如辛
如李輩指纒二三居爾名固不易稱哉茲石既立雖無
二三君子之實者亦皆鐫名于闕它日多士中有寓目
者將曰某師賢可思也某師名可置也蓋口碑于是乎
在卽後之履斯任者瞻名詢實亦將曰某也有光模範
或生一思齊心某也曾十清議或生一內省心心心相
照且通爲師法焉矧吾曹亦將列名于斯以俟後之評

騭今尙未知芳臭何如也得無勃然起悚然懼而益自
淬勵者乎則茲石也是真有大造于學博也不朕隨流
逐波無可表見僅僅一爵里姓氏之書則亦徒寄空名
增後人之指摘耳亦奚取鐫石爲哉噫三代而下士惟
恐其不好名名者實之賓也有實始有名也願與同志
者共勗于實庶不負明府題名之意云是爲記

科甲題名記

劉永脈

國家稽古設科三年一比士舉于鄉越明年以有司賓

與赴禮闈試中式對大庭蒙賜進士者例得題名國學
而曩之舉于鄉者不與焉嗣是有司爲都邑紀盛事迺
彙輯歷科中式人數亦題名鄉學蓋欽崇國家之令典
而推廣云成安當王畿首善之地人文鬱勃科甲開自
永宣馴盛于弘正嘉隆間後稍落落而戊子以來復駸
駸稱盛總計荐鄉書者四十有二人而登甲第者纔有
十四焉且其中以父子兄弟相接武者居多濟美聯芳
赫奕海內先是邑令桂文襄公及薛秣陵諸君俱立有

成安學宮之側舊有進士題名以紀一方人文之盛獨
科貢兩途尚屬未備余承乏茲土業爲新其學宮併增
置碑之殘缺者而因以鄉科附甲第復考歷來貢士若
千人題名一石遂出其意記焉嘗聞古之選士未有科
目之設第令郡國簡士之才俊者歲貢于朝衲國者輒
視行之甲乙爲用之殿最以故士各砥礪行義而貢途
爲重迨後制科旣分貢之途始漸輕矣我國家立鄉會
取士法復援士之餼久年深經明行修者養之成均蓋

仍古選士之法而兼以爲科甲地也需之不管優矣士
屈首黷舍不獲早售主司至以閱歷磨鍊之資嘔心刻
骨之業稍稍通籍末路視少年偶登科甲者不啻艱矣
其策名太學而因之取捷鄉會也間不乏人卽多淹蹇
數竒其心散局猶得隨分自效畢展所長當路者且按
績超擢之幾與科甲埒則用之又不管溼矣成士之列
名貢額者姑未遑屈指數卽如洪武初史都憲之遇或
太祖也會際風雲懽投魚水言聽計從迄今豔羨焉且

稱爲奇邁矣它如李甲各陽之節愛高情源之孝女蔡長
葛之嚴督庭訓唐靜樂之闡明心學喬學博之敦崇風
化雖其施僅一域未盡人人躋顯榮乃其懿德芳猷均
足範邦家而式里閭似又不遜于科甲者非後人之所
欣慕歧仰願爲則傲者乎故茲編志名爵與科甲並峙
俾青衿士得昕夕寓目焉庶曉然如上之厚望夫貢也
初與科甲一也士之終限于貢也始與科甲分也過此
以往諸士惟其甚其道之一者而不限于名之分則是

舉也將深有所裨于後進直爲諸貢士昭令名已哉是爲
記

改建城隍廟記

劉永祚

邑有城隍廟蓋昉于洪武之二年邑令彭公創建後重
修于成化嘉靖間狀亦僅僅補葺未備至萬曆戊寅邑
令倪公乃克集其成業有邑人蔡泰藩爲之記矣余後
倪令二十有七載蒞茲土視前所修葺則既傾圮且窳
毀距正殿甚遠左右配殿止二楹而東西兩廡多至十

有八楹丹堦內火庫碑亭錯雜交置無論煩簡弗中
度抑且狹隘難聳觀瞻于是令承使王之讓省祭具可
愛昏鄉正樊鎮南等僉議改拓將寢殿北徙二武蓋以
層軒配殿各增以二兩廡各減其四仍隙其南以厝火
庫峙碑亭于西北隅建齋厨以藏祭器備宴享又于儀
門東西各啓便門以通往來議既定余遂捐俸金併各
所輸資令出納有掌故者因而鳩聚材策群力授以廩
餼而董之興作甫逾月告成事焉始嚴嚴翼翼巍狀煥

狀足以安神明飭祀典矣是役也或有以余之事神過
度者是不其狀蓋國家張官置吏以照臨百姓復祠奉
群神秩稱殷禮非真惑于幽幻也正以神道設教風化
所關即使民蒸嘗尸祝不過就其素所深信習崇者而
陰寓覺頑警玩之意耳試觀鄉曲輕薄少年箕踞萬狀
一入浮屠老子之宮無不屏息偃僂重惟致神之呵謹
是惧而矧是神之尊嚴最爲民所信崇者乎洪惟我大
祖高皇帝御極之初詔郡縣立城隍祠而且錫之符號

示隆重焉嗣是守土之臣每朔望必趨謁小民益畏且
畏至至明明官司之耳目而一贊神前頓心水股栗
畢輸其肝膽者曾謂是祠非編民之急務耶且令環四
境之小民目睹其輪奐魏哉棟宇璀璨殿殿象狀若神
明顯赫彰輝在前而罔敢即于匪彝其爲教不益遠哉
嗚呼廟貌新矣享祀豈矣儼神朗其鑿爲吾民降祥錫
祉禦災捍患俾得永綏于哉穀又余幸百姓之精神然
禱于宥眷中而不敢忘者也爾神得無意于是爲記

改建帝廟記

蔡可教

是歲我敝邑劉令君蒞任之二三年也政通人和四郊寧謐蓋令君勤恤民隱而興除其利害故事治民安其成功有如此者于斯時也適見邑乘中郡神應祀者協士論順民情修葺其祠宇焉帝一祠又令君首祭而深念者也時有士人唐子若葵及壽官韓遇春成樂于經紀其事規制欲隘者概斥之基址頽圯者一築之周垣汚聖者丹碧之撤舊更新屹成具瞻一也日材不期于

遷集役不違乎農時而工廼告成矣于時令君爲之邑善因介唐子問記于不佞不佞諛不得辭竊惟帝之爲神也主鎮北方故北方人多祀之所從來長遠矣予嘗問之長老諸人僉曰形家言我敝邑城址中心隆狀四隅汗下用是產茲土者多負氣耻下人以故爲士者鮮有大樹立爲農及商賈者無所蓄貯一遇潦旱爲災富者拮据終歲僅能餬口貧者轉徙溝壑日不聊生此人

大夫爲我解之予應之曰所謂 帝者聖不可知而體物不遺者也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先王垂訓俾人以禮事神俾神以正直聰明爲人造福神與人蓋交相助者也且令君爲天子命吏號曰神君勤民敬神固所有事民之頑者教所不化刑所不宥朕一語及神惶朕驚悸若無所逃遁焉者是故神則監臨下土以虧盈益謙人則滌濯此心以悔過遷善卽令君與民亦且上下相安風俗漸歸仁厚豈非人刑之交如五味相濟有助于教刑之所不及者乎長老皆曰聞子大夫之言昭朕若發蒙矣第令君初意欲築帝宮之址高與城齊且令形勢恢廓增爲儀門及左右翼室俾中土隆朕者猶俯焉在下庶與形家者言相符合朕尋以泮宮費多而止豈非我令君爲吾儕節省而有待于異日之作爲也乎哉朕據今日之落成業已巍朕煥朕足爲安神之府矣今將爲麗牲之石蘄子一言以識歲月何如予曰朕遂記之

重修關公廟記

蔡可教

王爲蒲之解梁人距吾邑蓋千有餘里王事漢昭烈驅馳中原翱翔江漢其奇勳茂蹟載在陳壽志者班班可考固未聞蒞官茲土功德在人也乃邑之東南八里許有聚曰大金山爲王之祠宇在焉及問之長老其創建亦未詳所自但歲時伏臘祈報相與醮金祠下祇供祀事則王之精爽英英若對于禱祀間且往往靈應龍化危爲穰易診爲和則金山人之廟而祀焉者豈所謂禮

以義起耶抑王提虎旅破黃巾十萬時或魯一躍馬揮戈過于境上偶爲昔人所睹記爾耶夫吾邑趙地也古稱多慷慨悲歌任俠之士遐想當時若武靈王之霸燕頗藺相如樂毅之勛名平原公子之折節下士彼皆所謂蓋世之英也朕俱已淪落埋沒草莽間其所存荒墟故隴里中樵兒牧豎每躑躅嬉遊其上不復禁又誰肯崇其廟貌凜狀敬事之如王也蓋天地剛大之氣人得之爲義見義不爲尼父以爲無勇王一見昭烈遂許以

生死雖二強國從旁睥睨而矢志興扶漢室卽沉離顛沛曾不少易其心非勇得于天成氣充于義集者乎且身歿之後猶能宣烈奮威時時出民于水火于戈中而措諸衽席是其表之旁貫周浹于人心殆猶日月在天河海在地卽更千數百年深山窮谷匹夫匹婦未有不敬之如天地戴之如父母而畏之如雷霆者也豈獨茲土之人得廟以祀耶彼前數子非不稱雄矣而義不厭于人心感不通于來世以較于王恐不可同計而語者

祠故卑陋不稱今鄉人相率捐金飭材拓舊制而維新之心亦所謂義生于心而事神以禮者也茲鄉也其將賴神以多佑乎廟凡三穩步檐如之廟之前爲門二穩鍾樓碑樓各二左則經房僧室各穩以三石社學觀經房對視僧室爲地一畝有奇周垣爲步二百有奇工始于二月七日成于五月九日余喜鄉人之好義也爲之記

說法臺記

袁 魁

邑西南一里許有臺相傳隋開皇間僧慧可說法于此

有墜花湧蓮之異聞。雖亦臨聽焉。世謂其師建摩為始。
祖慧可為二祖。代代傳之。為說法臺。云世遠衝造。一荒
丘至我明嘉靖己未。兵燹廢公地之。謂宗是臺。可興氣
運。故倡議修築。臺高二丈餘。四面包以磚石。臺上建閣。
閣中塑佛像千餘。東西建伽藍二殿。臺北建前後二佛
殿。臺前建閻羅殿。南向山門。西向歷教。戟而立。落成亦
云滿矣。至萬曆壬寅秋。崇禎劉侯至。覽斯古蹟。嘆曰。美
臺上臺名。且無。謂矣。伽藍護法者。亦置諸臺上。

體乃素也。閻羅聽法者。殿亦南向。制不經也。山門不南。
而西。義愈舛矣。乃詢諸眾命官王之讓等。督工釐正。僧
惟望募緣。修緝時有義者。劉思明。臺東施地。陸畝侯。又
捐金。易高拱辰。張應乾地。四畝。采分而拓大之。臺上易
以二祖像。若登法座。狀下東西建閻羅殿。各五楹。宛爾
聽受者。狀前建始祖殿。三楹。以示衣鉢之源。移伽藍殿
于前之左右。各一楹。南建山門。三楹。以大觀瞻。東西復
設便門。以通往來。二佛殿。亦稍加補葺焉。斯工也。制度

咸由禮定規模悉以義裁井井翼翼壯麗宏敞巋然一
勝槩哉緣余亦共僉謀者遂屬記余曰侯蓋寄情于民
乎夫起廢以存古也存古以適今也古今不同者時所
同者情情無上下物我一也今邑士庶懷古遨遊登斯
臺躋斯閣入風噓拂四望寥濶東指鄒魯之聖里南挹
伊洛之王風西眺大行北拱宸極仰雲霞之臨統俯塵
囂之遠絕倚欄長嘯執竿交歡兩腋凌虛一神縹渺恍
乎若二祖諸佛游衍于瞻前碩後開道念勃與邪心瀕

濤游恬之情于斯極矣時見行者息步晚者息力商者
息者息機輿者騎者息轡荷擔者負載者息肩耕者息
耨漁者息罾樵者採者休足于斯偃僂野叟良裾
而至者或蹲或踞或起或卧留憩于斯各適其適各得
其得太和元氣充溢兩間思昔文王曾作靈臺庶民歡
笑之情業已形諸歌吟今我侯之爲臺也與民休息之
情復又見諸行事物我一體先後一揆所謂存古適今
者蓋翹靈臺遺意哉余又因臺而釋其旨法果有乎無

乎法果有說乎無說乎法可無說亦可無惟于心性間
之意情亦無情也此達摩所以爲始祖也二祖說法其
未遇始祖時乎

重建三大士居記

蔡可教

照寺之陽舊有三大士居蓋未審創自何時第考曩
遺碑記知重修于我朝正統之七年歷久頽毀後且
廢爲坦途矣承使王之讓邑民張名遠等皆好義而興
事信佛而敬神者也咸欲修復其蹟而沙門勝根等後

佐之其故址與寺之山門正對縱橫約十三丈有許
是募緣釀金庀材鳩匠作正殿三楹層軒如之又于殿
之東作禪堂三楹殿之西作僧舍四楹山門北面儼狀
有師事梵王之意且金丹輪奐龍鳳翬飛較之舊規
模殊爽塏華麗工始于壬辰之春落成于癸巳之夏邑
令君每公餘輒小憇于斯大夫士居林泉者時尋幽于
斯客從遠方來者亦遊覽于斯兩壁間且多騷人題咏
褒狀爲吾邑一掃觀已乙巳冬邑侯臧延劉公徵文考

蹟蒐輯諸廟祠碑記錄八邑乘中命之讓等斷余記余
聞三大士本佛家一派世傳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
沙相皆謂之觀音大士何止于三所謂三者舉重而言
耳其教以塵跡爲苦海以解脫爲登岸道岸先登斯爲
真佛故名山勝景大都通邑之區徃徃有觀音閣文殊
臺普賢菴所在有司亦各併存使不廢良謂三大士之
教素爲斯民所崇信今習聞其說而默檢其心用以戒
貪嗔警淫殺卽于有位君子之教化助其所不及者亦
多矣公纂修微意或者其在茲乎獨怪浮屠者流又倡
爲生死輪迴之說以煽惑群生廼愚夫愚婦亦自謂念
佛持齋庶苦海可脫道岸可躋信若斯言無論于惠施
從違之常經日用不知卽于釋偈所稱色空之旨抑何
居耶是役也吾恐閭閻細民不察邑侯之意而猥以身
殉之乎釋也遂濡筆而爲之記

重修迎祥觀記

袁魁

成之迎祥觀創始莫稽閱碑記歷全元至我明重修者

四矣中有合抱之栢二榦若蟠龍今已無存獨一茂槐
倉朕翠蓋旁拱而俯焉若依誠古琳宮也萬曆壬寅秋
廩延劉侯來牧編禮諸神至觀見三清後殿蕩朕頽矣
虛皇前殿日就圯焉詢道會司從來未有也乃易民間
隙地建司三楹墻垣備飭署扁曰振起 風擇道士靜
明護記命工于後殿大加修葺前殿亦補飭之增其臺
砌新其塑像煥朕一奇觀矣靜明戴侯功德借衆太宇
靜陀寺來請記焉袁子曰有是哉侯之重道乎夫亘古

今貫天地人達之家國天下無非道也三清虛皇道之
麗也觀道之舍也司道之攝也今廢者興無者創故曰
重道哉何也道生一之三而生萬物焉三清凝此一而
出居天上虛皇秉此一而主宰群生觀則四通八達悉
此一之照徹矣司稱曰道會正所以會道也會之以一
庶幾得道之舍而攝始不虛所麗者始弘矣 矣哉斯
道之妙乎朕觀曰迎祥祥非無因而至也周公曰視履
考祥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蓋善卽道也履固履此道

也道立而祥自隨焉豈世徼福謂也故動罔不臧人之
祥也孝弟慈順家之祥也家給人足無警無虞國與天
下之祥也以清以寧以節以時天地之祥也前乎千百
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而氣化常如此其均調
者古今之祥也凡此皆祥之可致者也而迎之者何物
哉道而已以此觀古今不過道中之瞬息耳觀天地不
過道中之一物耳觀人家國天下不過道中之萬物耳
萬物生于三三生于一一生于道而麗而合

而攝感自茲出茲道之所由重乎知所重故振其微起
其衰以維其風而後 化成焉入 而會道匪司教者
責乎靜明忻狀再拜日始聞道矣又知侯之重道以風
也吾儕與蒙覆露寧有涯哉

重立成安君祠記

劉永脈

成安君祠不知創自何許時歷世因之土人歲時致祀
蓋以成安古趙地君爲趙將而此寔其封爵云君之由
封不可詳嘗披史遷列傳君始與張耳爲布衣交常受

答曰其樹下數語而悟其規模識趨卓朕宏遠矣迨與
淮陰對壘井陘廢左車計輒自稱義兵不用詐謀竟以
殞身儒者頗爲惜之方暴秦毒虐天下是時謀臣武士
亦第塗戮生靈以邀成功又趙將李良弑其君諸侯環
視而不討臣民反面而事仇向微君倡義討之趙不頓
亡哉後卽以膠柱害成迺其好生之仁尊主之義終有
不可泯滅者况淮陰出奇猶爲高帝所忌原非君匹也
惡得以成敗論英雄哉趙地古稱慷慨悲歌之俗曩時

豪俠如武靈平原望諸藺相如諸君子今人每一念至
輒有扼腕興慕者况主君之爵邑聞君之梗槩有不懷
仰者乎則其立祠奉祀永永無斁也固其所矣祠舊坐
預備倉後成化十三年前令何君讓奉郡守秦公檄殫
力重新之有江陰吳公啓記石在焉嘉靖二十年萬令
文彩復移置圓照寺東前爲門屏中爲正祠後爲群房
益加壯麗迄今垂六十餘年正祠曾經補葺尚堪奉祀
群房已堙沒無存門屏浸成敗壁至斷碑偃伏草萊中

半生苦蘓更殘缺不可讀矣即宜及時鼎新緣改建文廟暨帝城隍諸神祠財力俱訕工未易就姑爲新飭門垣重縣扁額復礮石付剗厠氏勒此數語俟懷古君子得有所考而增飭焉是則余追崇前哲意也

創立僧會司記

劉永脈

明興重儒術以襄治道他如佛氏之教亦併存使不廢以故郡邑設綱會司分給印記擇其謹厚者令署其事與叅闔屬蓋其定制也余叨令成安頗懷補偏救敝志

凡陰陽醫學業已相地興建至圓照寺亦稍加修葺不

僧名勝根者曉宗青習書法素爲衆所推舉會冊立單

恩遂援例授以冠裳俾掌記焉獨其司尙未有也詢及

父老廼知初創寺時即于後殿東南隅除官地一區有

房三楹迨嘉靖乙卯僧其梅等募緣將原房高啓殿宇

而經籍貯焉西增對室五楹設門于中南北各建翼室

三楹號曰經堂萬曆丙子鄉民張文卿捐金二百餘兩

鑄造接引銅佛一尊高丈一有奇安置藏經殿備禮莊

嚴輝煌耀日至甲午歲公會正張世光樊秀齡等復醵金
錢將經堂翼室重新之而以僧通箱董其役故規制雖
仍舊貫而輪奐視昔有加余謂經堂既坐官地營成又
出衆力卽公所也况復無礙于藏經乎故外扁曰僧會
司內扁曰禪林粟鐸因進勝根示以立司之由復諭以
掌司之義自是司教有人覺衆有地不惟諸僧得所依
而約束且其一縣之中而寺宇羅列印司互具俾與陰
陽道會並無遺缺予雖有補偏救敝之意亦庶幾其未
備矣因鑿石記之用識歲月若司宇年深漸就傾圮則
甬後之賢牧長在

重築鳳凰臺記

劉永

成安縣城北五里許有鳳凰臺父老相傳唐開元七年
純陽呂仙師西適邯鄲曾憩息于此自題西江月詞一
首而去迨今千有餘年文士墨卿騷人游客登其臺頌
其詞飄飄狀輒起雲霞之思焉萬厯辛丑余來牧茲土
披閱舊章每欲登眺其地以狎玩仙蹤將彷彿乎靈鳥

之鳴聞雖啗而洋洋自得也第風塵奔走簿書拮据三
載因循未得一償夙願適纂修邑乘博采今昔始攬轡
踪跡之至則臺已傾圮僅余一小丘高不盈尺鞠爲茂
草因躊躇慨嘆者久之及今不一修葺慮恐日浸月削
則千載靈臺或不免同廢圃頽垣共消歇于荒煙野霧
風塵雨夕之餘非所以存古也遂督密邇居民各具筐
鏹偕力以崇斯臺仍將仙筆題詞併邑人屬和者勒置
左方以志景慕由一簣而十仞惟後賢是望

創建文廟左右兩坊記

雍正王孫昌

翼銘李公之泣斥丘也齋宿而後謁宣聖以親廟則龍
從閃爍雲浮而星耀也以視廡則噲噲噦噦闕血而寔
枚也以視祠則制度詳輪奐美芊芊森森竹苞而松茂
也喟朕嘆曰有是哉美且堅卽改作亦何庸詢誰與新
則去令廩延劉君首厥事邑縉紳士庶相與助勦者也
已而出櫺星門徘徊睇盼突兀者城浩淼者水潏壙者
道搖落者木黃隕者草一望寥廓岑寂如無人境公曰

得無有滲漉與何沒沒也因念通邑大都廟門左右俱
建坊巍峩斥土亦京兆地柰何不得與他邑埒于是捐
俸金二十爲建坊值不佞職在教化不得以瓊寒謝不
給謀之兩司訓盛君王君各出俸金用佐明府美意邑
人耳其事而義之鄉紳孝廉明經上舍茂才以逮部民
輸金有差明府乃諏日告土鳩工庀材輪囷離竒杞梓
連抱榆枋松杉榎栴栗勤斷迂而急方斷者得大木
也西陟太行南入大伾蒐岩剔麓破硃啓孺輦載移山

牛者運巨石也削墨督繩瑯鏤砥礪筮運類

六巧脩而百美并者工善事也經始于癸

秋落成于甲寅之春東西岌立肘翼聖廟若拱揖

狀丹雘錯落光射斗而爛盈眸洵爲學宮一具瞻云王

昌曰坊以義起者也是何嚮者一望之濯濯而後相

云之遠也往余偕計吏如京見滹沱涿鹿之闕滹祠續

峻宇雕墻金壁焜騰至于聖域賢關多用鈔固陋頽

寒敗壁不蔽風雨無何出都門往眺西山梵宇道院珠

翠琳宮千楹嶽峙棋萬霄懸不啻帝王居聖廟比之懸
以文宣俎豆之宇曾不得與清虛寂滅之祖較廟貌
之巍巍非舛倒置莫大于此豈好義不在人心哉良以
達官長吏操室家之戈忘水火之自不以義立之鵠耳
羽府筮仕乾侯席不暇煖便注意聖宇鼎建文坊捐未
提勤省試經營而拮据不知經幾焦勞矣富輸貲貧輸
力子來趨事不日而成先之也上好義下必有甚焉者
矣左坊顏其額曰金聲玉振右坊顏其額曰江漢秋陽

令章服縫掖之士趨蹌其下舉頭而視勃勃乎動
景行之思曰聖人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不羨墻藥
乎毓而爲德煥而爲勳步時中而法綏來則義之銘鑿
也明府懸魚烹鮮課士禁胥買學田立義塚梓縣志凡
城隍隄防之役百廢聿興種種義政未易更僕數也于
樹坊聊窺見一斑云爾侯諱三畏字敬甫別號翼聲甲
午舉人山東長山縣人

建儀門記

王孫昌

邑有儀門舊矣初制湫隘卑陋殊不稱耳瞻况歲久圯頽
益甚出入者危之越甲寅翼銘李公底績苞竹屹立燿
丹煥狀規模宏遠視舊制不啻天壤王子搦管而書曰
暫勞者不永寧哉嘗考春秋興作必書以勞民重事也
新作南門則書之修泮宮復闕宮則不書訛南門不當
爲而泮宮闕宮之不得已也公甫建文之廟兩坊乃新儀
門繼泮宮而舉事非若南門之得已也雖勞亦佚且群
材巨費仰給于經綸木屑竹頭不由于科取民何害而
財何傷哉往見喜事者以土木爲務營私者以公署爲
媒上之人固以是爲深憾而銖計之阻抑之下之人亦
將以是爲避忌而頽惜之退縮之束手坐待視三年爲
傳舍者群狀也孰有任事如公而一勞永逸者乎借非
懸魚之操天日其鑿拔葵之節遠邇胥孚何以勿亟而
子來也愚謂修其門者必修其職者也公學田廣惠文
社興賢修文教也萑苻不警旄頭常含修武功也憫漳
決而冒雨捍衛軫民饑而發倉賑濟以至問農審粥輕

徭薄罰無不兼舉修仁政也修此三者總謂之修職職
修而門因之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寧惟門之故哉雖狀
門以儀稱頌之而可思也僚佐頌之而思寅恭鄉紳頌
之而思澹臺胥吏頌之而思舞文假布之非制珉黎頌
之而思雀角鼠牙之踰閑變戈矛相軋之習爲樽俎揖
讓之風雖離乎家由經曲而戶飲醇膏也斯公作儀門
之初心乎

儒學教諭晉州韓先生去思碑 邑人吳維東

今之傳士率皤皤黃髮視芹宮猶菟裘也爲之弟子員
者亦贅疣視之于其去也醵金一盞挈榼一餞袂纒分
而姓名已茫朕矣獨吾邑韓博士之去諸弟子員若有
不能爲情之甚者于是伐石爲碑徵余文以志厥思余
曰余固覺韓先生之異亦何感之神也僉曰諸生事先
生年餘不知其異也第覺莊生所稱虛往實歸怒適而
廢返者于先生有焉先生去諸生數月諸生真恤焉若
有忘也若無與樂是泮水也是何人者也子大夫其定

先生之品垂之不朽以慰諸生之懸懸余日先生儒者
始無他稱而不聞孟氏之論柳下乎不辭小官必以其
道遺佚不怨朕後可以寬鄙敦薄爲百世師今先生望
儼卽溫資深取逢居朕大受之器而浮沉擅鐸可謂辭
小官乎意所不可臨以上官之勢不能奪不可謂不以
道也年餘博士輒擯王門誰爲此禍人知其寃先生曰
命也其如命何怨耶非耶余至鄙薄每對先生便有水
流雲在之意覺天地之大而出門之無有礙也及祖先
生于西郊見與某氏之子由由握別無異平昔又未嘗
不笑怒詘之爲淺矣誓與先生共守此以直之訓也先
生真無愧于柳下乎諸友旣親炙之惡能已于去思哉
嗟乎人情之僞至今已極何武之思不俟夫弛肩之日
羊祜之淚偏墮于炙手之時去思一事遂成笑柄余雖
不敏向嘗盍撰其文獨于韓先生則惟恐其文之不自
已出也先生諱守讓字撫之號純齋

創建鳳凰臺呂翁祠記

長山李三畏

成安之乾隅舊有鳳凰臺蓋不知其作于何始義于何
君惟是臺以鳳名豈其臺之初成也轟轟秀起雲繞霞
蒸彼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歟說者又謂純陽呂翁
曾過登此臺信宿而去西適邯鄲道中賦亦不繼其獨
其記之邑乘者如此歲久樟水浸墊臺幾爲平土而翁
之神遊顯化則噴噴于田夫野父之口不衰也由今觀
之臺峙而鳳集鳳鳴而仙至氣類之感召實有固厥况
邑之勝槩治之文明胥係于此而可任其頽焉傾也

不爲之加意乎余視政之甲寅適至其所週圖諦觀
見斷碑覆在草萊中而臺址而仙跡則邈乎其不可追
者余嗟悼者久之遂謀諸父老沿其故墟集工役具畚
鍤民固不憚征繕以趨厥役也浹旬而臺成頽祠宇未
立神將何棲而作臺之意荒矣越歲之明年春于是復
鳩工聚材而仙宮懸建焉爰塑像其中几筵如在俾百
世而下不其令人猶知臺耶鳳耶仙耶與邑並重而不
可泯滅者歟若夫恢弘而光大之姑以俟後之能者茲

不嫌于簡陋蓋作法本意亦以重民力也

邑侯馬公去思碑

邯鄲郭佳鎮

成安去我邯鄲五十里呼陌相連烟雲相合邑侯德政無不悉知天啓癸亥之夏成侯馮轉北地郡丞成之士民願借冠馬勢不能留越明年甲子思之愈甚相率以圖永其思者樹碑縣門外為士民常自在之于是妻弟李華係成庠諸生因徵予記之按侯名珍號聘書為代人自任史公下四受天寵書未消香者二百年餘侯登

萬厯巳酉鄉榜以學行聞光明磊磊文采炳如比知成安耻為俗吏真心實意一本諸大公至正之行成有書院而無舉行侯新之拔邑庠弟子之秀而考課焉酉戌兩榜需次聯飛者五侯之振作人文士風丕變邑中無處不聞咿唔聲至如輕徭薄賦緩征便民市井草莽有同愛慕漳為成害已久癸亥夏汜濫入城侯親率大役日夜修理護堤庶乎城不為沼民免魚鱉日用止取蔬菜不以奢侈攘民徭役不輕差遣恐以需索害民而行

不損一本之撫約斤斤不敢外尺寸且夫役馮匹之屬斯民苦之侯不忍濫用且請之當道而加增其廩洵仁者哉其他種種善政卽連篇累牘終難爲罄當道多所量重以才優經濟器之嗚呼成邑多名牧如寇忠暨桂文襄于百年下民德之赫如前日侯出其後規模幸未足繼其美侯在成邑三載有餘今去一年所矣民指書院聞讀書聲者必里曰侯新之民當徭賦之入必重曰侯綏之所以得此于民如是哉民不難使之畏惟得其愛者爲難蓋愛者思之所出也思出于愛愛視于仁侯其仁者歟民何思之深也余嘗以文贈侯知侯之悉是以爲民之志其思

重建東西兩門并城樓記

邑人陳廷諱

成安雖彈丸寔麗在畿輔亦重地也其東西暨南門建自正統之四年維時城闔僅以坯甃角樓窩舖多屬未脩至成化四年又闢小東門爲百姓薪水之便嗣是荒陋相襲日就頽圯及我侯來牧益不堪觀又且漳流爲

崇而東西兩門斷棟懸磔幾幾欲墜無論守莫能禦保
莫能息卽冠蓋經遊其下亦凜凜憂不測朕而時方公
私告匱搜括幾盡侯乃日夜焦籌首捐清俸爲士民先
邑之神衿素封亦各輸工料有差侯乃鑿坯爲趾躬親
區畫遴能督率匠有稟夫有旣一一皆我侯仰給于是
軋軸鞏基摩覓定極不日而巖巖翼翼東西揖拱屹朕
監千秋俯觀焉我侯之實心宏力矢公爲民能有已時
故故仰兩門之巍聳壁立而知我侯之功高眺兩門之

宏厥壯麗而知我侯之績大瞻兩門之煥朕改觀凝厥
華固而知我侯之善建不拔雖朕侯之政茲其一班也
先是吾邑正當蝗旱肆毒憶侯甫下車其澍沾足識者
已卜循良大較未幾蝗亦徙去歲仍不至大祲非調燮
補掾之門乎頻年來饑者授以饘飽病者餌以良劑民
賴以生活者無筭非春臺壽域之門乎而且建柵欄養
勇壯緩急有備又非禦侮捍患之門乎其大者加意斯
文率作勸勵丁卯兩譽鵬飛至今群生儒而考課之寒

暑不輟真登進薪槲之門矣直兩門之爲烈也哉時余奉命過里適值報竣成士民方磨石厲金以志不朽而余因思今上苗治正殷誠得守土者皆如我侯于以贊邳隆承畿輔何憂至治焉至如南之迎薰北之廣居我侯早有成畫行且次第修舉矣夫是役也經始于天啓六年三月告竣于天啓七年六月秉成者我侯分督石東則邵一德朱家業西則馮休仁王三臣也侯諱希賢登丙午科河南宜陽縣人

重修關帝廟記

陳廷謨

帝之廟滿天下匪獨成安也卽成安之修帝廟亦時見于境內又匪獨東關也彼關人士縱竭土木金碧之費終何酬神聖涓埃乃僉謀而勒諸石不似過乎非也朕其中亦自有說聞居關者云昔年辛未秋七月突有流寇數百人怒馬控弦直薄城下維時城門堅閉關民骨血坐飽克吻未幾乃嚙指南道嗣有人自掠回者備述其嘖嘖當日臨城怕事遙見一偉丈夫赤頰長髯綠袍

大刀挺立東門外勢莫敢犯遂擁衆去關民以是德之
故興茲役客曰信耶誕耶廷謨悚聽未竟起而喟然曰
信也非誕也何也天地間皆理也理之所在皆氣也試
俯仰日月山河種種法象誰非元氣充周所以運行不
息變化日新奇奇惟惟總歸于平平常常是故苟爲氣
之所有便不爲理之所無况人秉天地之全賦元氣之
粹帝又萃其全而拔其粹者乎嘗遐想炎焰將熄綱常
殆盡此乾坤何等時也帝久伏猷畝中麟鬪三絕函登

闕深作用愈大知治統道統匪異人任慨然有撥亂反
正之思繼往開來之意潛聞昭烈足以有爲且屬漢正
系遂傾心刎頸以兄弟之交敦君臣之義偶舉其指日
喻心秉燭明志諸大義大節俱詣極聖域其生也固至
大至剛之氣也其死也亦常剛常大之氣也到于今方
將合日月山川光明流峙而神功聖德顯庇此一關民
致使關民亟亟鳴報正如日精月華山青水綠偶爲發
蒙者觀臨輒不禁驚竒叱咤而不知此法象之生成綿

亘古今布濩宇宙亦甚乎矣常矣雖狀六合一時關之推
千古一時之積安見一關不足以見六合一時關民之
心不足以見千古不死之心也此又理之可信者耳

重建泰山行祠記

清邑人王元鑣

泰山者王者受命告成功于天必此也故七十二君來
金泥玉檢或禪梁父或禪云亭故至今留車轍馬迹焉
在祀典天子以三公視之大夫不得而旅也况與相去
殊絕之礎縣及士庶人擬尸祝而徼福不亦越乎吾邑

泰山祠肇宣德訖萬厯葺而新之者四桑梓先民未必
無灼見也歲甲申受漳齧盡餘趾矣論者曰祠之淫神
弗妥也姑假手我河伯爾不則長五嶽者隸四瀆矣如
線之漳敢與競尺寸土邪審其狀是泰山之神甲申以
前夢夢甲申以後乃醒也嗚呼夢歷多年所恣人棟宇
之畏壘之頌禱之卒無所咎既醒矣似當屬此蚩蚩者
使咸知神意原無樂乎人之棟宇我畏壘我頌禱我也
初以祠湮不旋踵鄉人李從山輩遽起而經其事翻若

有牖之者狀且邇來民力所在稱殫匱而乃趨者忘疲
施者忘愆向非真有牖之者時細舉羸鮮克濟矣吾茲
爲營祠者轉一解曰然亦有功德于民則祀之降雨出
雲功德之至著者也故諸侯祀境內山川其山川功若
德約亦匝境內或沾鄰而止不遐被也獨泰山之雲觸
石而生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天下可以被其澤
卽天下可以昭其報吾邑汲汲于祠亦云報耳何異焉
雖狀吾邑瀕漳厥田下稼逐秋薄歲以爲恨雨非所希

祈也且不祀東嶽而祀元君亦非爲雨報也鄉人動此

意將佗有寄歟蓋驗諸其祠矣燬三楹廣堂羽之樓三

楹幽室椽之夾甬楹楹貫穿中外魏狀翟禴而南面者

碧霞元君也或曰擬搜神洞冥諸記人間祿算率于是

乎司馬殿左右計楹十有八六祀龍神爲庶也十二

祀閻羅王入浮屠地獄說怖死也別三楹特巨麗則祠

門馬門之東西平其樓中央竦其坊餘材碎構不中程

式者略之矣試一寓日升楹豈有金鋪射日土木輪奐

極巧窮能是豈彈丸黑子鄉所宜有者哉自順治元年
甲申逮康熙七年戊申積二十餘年工乃就乃以舊
祠之蓄于水非扶靈瀆屈也欲啓其新不得不捐其舊
也設從此果安爛終古風雨以時幹止既寧孔屬不作
神比人方不趨萬間長厦區區匠石斧錘奎壁甘變之
勞匪塞祝萬一手異日者就使秩宗執祀典而議焉邑
父老其有辭以對

禱雨告城隍文

康熙九年六月

成邑自罹旱災以來

楷

于三月十六日即具牒

尊

神前設壇本廟禱之不應移壇

漳神廟不應移壇

龍王廟不應移壇

天齊廟不應又設壇本廟

不應五月二十四日再設壇於大察院

楷

齋戒宿壇坎

宵旦祝禱至三十日方得霽霖競種秋禾今閏月復不

雨又設壇大察院齋宿如前三日不應又設壇圓照寺

又設壇本廟計無復之不得已于本月二十二日于本

廟壇中召集羽流虔諷

皇經楷同寮屬紳士百姓

齋戒宿壇次每夜布地露禱經三夕而猶不應則是

上帝之終斬雨澤

尊神終不憫念生民代爲請命

也而某不能默默矣竊以

上帝好生斷無嗜殺之

意而孽由人興禍隨以降其造孽深重尤莫甚于居官

蓋閭里肆惡之人不過害數人害數家而止而肆惡之

官則一邑內外無不流之毒不彼之殃所以

上帝

震怒降此奇旱以稿百禾成此不終日之勢也夫居官

肆惡有虎翼狼貪魚肉萬姓而恬不爲怪者有

竊誘餌黑蒙而陰以濟私者有蠅營狗苟喪棄廉耻而

因爲厚利者此等之官皆蜂蠆爲腸狗彘爲肺所當幽

受神殛明遭顯誅而不容一日籍人類矣狀亦當罪止

其人而不當殃及億兆使犖犖子遺既遭毒于吏復因

吏之故而蒙禍于天今楷自分家世清白宅裏寧淡讀

書十載筮仕一官絕無自私自利之心自昨年履任以

來無論苞苴不行繭絲不事即舊規常例一切報罷諸

如正賦止求足歲額雜徭止求克公用大工大役止求
竣乃事不敢浮派于額數之外每欲減省於額數之中
但可寬一分即爲百姓寬一分但能賠一分即代百姓
賠一分此人或不及盡知而難逃 帝鑒人前或可

飾詞而難誑

天聽是雖涼德菲才媿謝古人而立

心制行寔可以上對天日下對衾影者也方擬幸邀

神庇雨暘時若禾稼有收 國計民生有賴夫何旱魃

爲虐群禱不應

神靈有赫所當施之于虎翼狼貪

狐媚鼠竊蠅營狗苟者彰大譴而懲貪暴奚以垂見于

今日而弗軫此一方民耶抑有說焉精雖立意爲民而

才力有能有不能事權有得有不得不無掛一漏十心

是行非以致極重難返民鮮寔惠狀而心有餘而才不

走事欲行而權未便亦當見諒于精上帝見宥于

尊神而何以因一人以罪罰萬姓耶精用是極力艾

悔刻意脩省或耳目有限而夙弊未盡除歟或暮夜不

受而私念未盡蠲歟或攻訐過情有傷忠厚之原歟或

矜驕未化自放禮法之外歟或因革失宜而萬姓未便
或聽斷失平而一婦含冤歎伏乞 尊神轉額

上帝有一於此當嚴一吏以寬萬民倘猶可原亦當庇
萬民而儆一吏否則天心不轉民困何極自知孽有由
生何處更容補救而神不可瀆而今而後無敢復建壇
廟更言祈禱亦惟是俯首待命其心且整與闔邑生民
同登枯魚之肆矣倘或邀 神軫憐其霖立沛晚秋
有望是又意外之倖獲而不敢自謂祈禱之應也謹告

漳水紀異

康熙十年八月

王公楷

大易之言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乃知
捍大患禦大災非得天人之助不爲功其所以致天人
之助者非順與信不爲功昔宋景公有愛民之言而熒
惑退舍越句踐有投醪之飲而士願前驅其明驗已余
不敏不能追踪古人但以漳水一事觀之而知人有一
念之順于天即災祲示儆之天不難爲轉禍成福之天
而况乎天心之原多仁愛耶人有一念之信于人即梗

頑掉臂之人不難爲同舟共濟之人而况乎人心之原
多協和耶是在積誠格神躬先率衆不靳惜小費坐失
事機以自外於天人之助而已漳河自豫之安陽界黍
窖谷交漳口清濁二水并流東下而成安獨當其衝每
爲民害遠不具述 順治十一年由西門入城 康熙

七年由南門入城皆漂靡庫民居殆盡詢之士人或云
隄岍不固或云城門未塞而不盡然也無事則飭隄防
修故事有事則其退縮失機宜比其敗也則諉之云天

雖曰天災豈非人事哉余于 康熙八年八月二十日

來尹是邑自揣涼德菲才度不能消息於未狀救災于
已至亦付之無可如何已耳然竊計之防水之方築隄
爲上次年春捐俸僱工併勸紳士商民輸工修築內外
粗脩狀培塿蟻垤不可遽恃今年春躬率夫役于其低
小者高而大之薄脆者厚且堅之較前不啻十倍堤之
外復爲外隄自西南而東南約五六里所以障蔽於外
不使水浸內隄與城垣近此未雨綢繆之計或未免曲

突徙薪之譏也居無何八月初一日寅時有聲自西南
來雷吼山奔則漳水陡漲矣瞬刻之間波浪翻溢經說
法臺直薄城隅分爲兩派夾城而流一自西南而西北
透城之陰一自西南而東北透城之陽勢急流壅從外
堤盡處直灌東城堤下怒號湍激勢如沸鼎浸內堤幾
潰官民相顧錯愕余亟問洩水處僉曰舊由東門堤外
自南而北今爲民居矣余亟命撤毀居民大有難色余
諭之曰今茲之事一城性命所關較爾茅屋數椽孰輕

孰重况水勢衝突爾居能獨存乎姑撤之水退更爲備
營不猶愈於隨波而烏有耶于是墻毀而水北流矣朕
也聚既久未即北流之先已轉而南矣小堤而西請興
此墻之不早也猶幸差分水勢不甚洶湧雖潰小堤不
至夾內堤而逼近南門者毀垣開渠之力也南門外扉
久經土塞茲復壅土門內以實之至於內堤初築率皆
新土不無罅隙難敵巨浪先此夫役倉皇苦無紀律招
號不時難以策應及稍稍整暇乃具羊豕香醴祭告漳

河之神點撥胥隸分領夫役三百餘名派定汛地編爲
隊伍照汛防守其楸楸斧杵筐籬乾土各色禦水之物
備具時靈霖如注舉步輒躓余冒雨行泥淖中具肉酒
唱名遍餉夫役以鼓勵之又置油箍火把雖昏雨中照
耀如白晝自是日晡時直達次日旦罔敢懈遇有衝刷即
行杜塞而水勢亦漸定矣狀而城東之水衝刷內堤特
甚初二日早急督夫役立椿下埽捲簾包土築之自北
而南約一十餘丈一日而畢堤因無恙狀積水難消城
外之慮舍未可保也初三日早於東北諸路因勢利
斬蒿疏渠使之北注而入于河雖積重之勢難以遽洩
狀分其派者緩其力引其支者淺其滙即有暴雨橫來
而東堤可恃無恐矣他如西北汗漫之流亦固厥堤岍
防其衝刷不敢以勢緩也而顧彼忘此又於初四日將
東南引水入壑處築堤以防洚至如是者六晝夜相機
度勢與水爭衡真如拒敵之兵不遺餘力幸賴學捕同
心士民効力又得紳衿商民等捐錢犒衆余乃得督率

親丁各役拮据其間以克有濟是役也木頭較曩年兩
次尚高四尺許而洶湧澎湃抑又過之其內堤之不決
者得外堤爲之障而杜其來也城門之不入者以得內
堤爲之護而防其衝也東西各要害處之不至潰裂而
莫可隄防者由往來看視奔救補塞之盡得其宜也孰
謂人事之不可以挽天災耶成規具在遵而行之設有
非常之氾溢自有備而無患矣雖狀操畚鍤運枚楸杜
塞疏排與洪流角勝負者入之力也而陽侯不驕蛟龍
歎跡城郭得以瓦全官民不至胥溺如曩年兩次之受
害者又非人之力而天之祐也余則何能敢貪天功哉
夫亦惟是不敢靳惜小費坐失事機以自外于天人之
勛也云爾因紀其事以告來者

創建漳河神祠疏引一

王公

衡漳載在禹貢綿亘成安之疆域殆數十里是境內之
川莫大於此矣安瀾則興雲出雨潤草木滋土田震怒
則決隄防入城郭漂廬舍變陵谷而壅沙積是境內之
川之神莫赫于此矣則凡守是土與生是土者其事

神也當何如余之任甫問渡時觀彼波濤澎湃洶湧輒
肅然起敬意必有崇宮峻宇爲
漳河之神所依而

歲時致禮焉者及徧謁祠壇見有

漳神廟者邇及

夏禮卷之十一
不堪傍隄一椽而已余嘆曰陋哉何苟簡若斯乎退考
邑乘則鄴固無廟也此猶其創建者耳復詫曰異哉何
闕畧至斯乎將以爲境內山川業于春秋仲月上戊與
風雲雷雨社稷 城隍同祝於郊之南耶而廟可以
不立耶 城隍何以又有廟耶且人之事神猶之乎
事人也曾見有公卿過縣而縣之中傳舍不設供具不
脩館之蓬華之中謁之茅茨之際而爲有禮乎彼公卿
者不以爲慢已乎慢人且不可而况于神一過且不

而况自古及今浩浩汨汨于吾縣之境者哉且夫廟而
祀之者何欲其來享也欲其無侵也欲其來享也則其
禮不野合乃媒褻乎欲其無侵也吾未見延之隄防之
內城堦之側者也朕余言此非誣也非誣也神之爲神
者水耳水生于天成于地天地一誠也神亦一誠也人
亦一誠也人事不修而恃神以爲庇居平不禮而致禱
于臨時皆不誠也不誠焉有能動者乎去秋今夏之水
余所以捍禦而釐祝者雖未敢云能盡其誠而神之應

之亦既不爽矣由是知神人之相去不遠而廟貌之苟
簡者不可不革故而鼎新之也祇以連年旱荒有志未
逮幸茲有秋大事可舉擬于城外東南河濱卜地建立
廣其基高其階大其輪奐肅其丹雘泮與潏潏浩瀚之
流氣象相配而足以鎮其氾濫之勢且以巍煥而崇隆
者作巽之文峰而與說法臺東西對峙其于風氣民生
不無小補又不但一方之大典巨觀已也捐俸首倡輸
貲勿吝

重修

廟疏

王公楷

邑之列祀典者自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外其與官民最
相關切者莫

城隍之神若矣風雲雷雨統于天其

尊無上山川社稷統于地而配天尊亦無上故凡四境
之內豐歉疫癘水旱盜賊兵火冤抑之事官與民仰貺
于未朕覲化于既形者其有求於風雲雷雨山川社稷
也計若望恩于天子也而民莫由以上達天恩于焉下
布其左右于冥冥之中而弗爽者殆非

城隍不爲

功計其理又若縣官之受命牧民民有疾苦而爲之請
命于朝也審如是則官之賢不肖惟神鑒之民之善惡
惟神察之豐歉疫癘水旱兵火惟神佑之冤抑不明惟
神示之盜賊曖昧官所不及知者亦惟神啟牖之其關
切何如也以故春秋之仲有事南壇則以神配享三時
有事厲壇則以神主位又建廟設像專祀歲時朔望拈
瓣香陳牲帛盼嚮如在其精神實有與人通呼吸者非
官渺不可知之事也本縣 城隍廟兩毀于水隴晚

僅存大門饗閣填淤土中莫可出入階垣盡圯鞠爲荒
圃余自履任以來心焉傷之歲比不登民力告匱重其
事不忍言狀而踟躕者三年于茲矣今叨神惠幸小愆
革故鼎新此其時也余與二三僚友願捐俸以倡凡我
耆紳先生士民工賈吉凶悔吝疇非神所鑒察而一飲
一食亦疇不在神覆庇之下也敬事輪誠諒有同心故
敢陳夫神人關切理不可誣事不容忍者以請

城隍廟重修記康熙十二年月日

王公楷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利唐李陽水縉雲城隍記謂祀興無之惟吳越有耳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也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矣蕪湖城隍建于孫吳赤烏二年北齊燕南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無

湖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
灌嬰是也而土木形骸之事起矣明太祖嘗革其弊易
以木主後惟南壇用之廟中肖像如故倘所謂有其設
之勿之敢毀是耶非耶然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
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時
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固有在也成安城隍廟建修
年月各有記我

朝順治十一年康熙七年漳水雨入城廟北僅門殿故

條擗挂泥塗中予受事之三年庶務粗集爰聚衆勸輸
鳩工鼎新之建正殿三楹左右配殿各三楹東西廊廡

各一楹寢殿一楹二門三楹大門樂樓三楹臺基稍崇

于舊防水患也制不奢不儉不加高不加卑節民用也

節稅獲楠金碧丹堊克備偉觀望也民之于亦孔虔

矣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也洎是而果赫

厥聲濯厥靈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保城隍而依毗庶也

則齊明祭祀之時謂儼然有一神焉端冕正笏在其上

在其左右而此端是正笏者實赫然有靈爽憑焉亦理
之可信者也先儒之說不必泥也同事者儒學訓導要
右胤昌典史金文社首義生員

督工生員 例得書獨金諸人于碑陰列之

